野獲編

野獲編卷十目錄

詞林

野獲編卷十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枋爾載輯

詞林

翰林權重

內閣輔臣俱繫職詞林至今上任視事仍在翰苑凡文移俱以翰林院印行之人謂詞臣偏重爲非是未知太祖時故事也洪武十四年十月命法司論囚擬律奏聞從翰林春坊會擬平允然後覆奏論決是生殺大事主於詞臣矣至十二月又命翰林編修檢討典籍左右春坊司直正字等官攷駁諸司奏啓以聞如平允則序銜

曰翰林院兼平駁諸司文章事某官某列名書之以進則唐宋平章參政之任又兼之矣十五年廢四輔官迭設華蓋等殿閣大學士以邵質等爲之二十三年止稱學士而任事如故也惟建文不設學士而永樂仍爲殿閣大學士秩本卑於史官坊局安得不司禁密之寄議者紛紛正未攷夫典故耳

選庶吉士之始

今會試後攷選庶吉士人謂始於文皇帝永樂甲申科取二十八人以應列宿相傳已久而竟不然自太祖洪武四年開科取士至六年癸丑又以會試詔命罷之特

選河南舉人張唯等四名山東舉人王璉等五名俱授翰林院編修命贊善大夫宋濂桂彥良等教習此即選考庶常權輿於此矣至十八年乙丑科而一甲三名丁顯練子寧黃子澄俱授翰林院修撰此鼎甲得詞林之始也是科即有庶吉士楊靖者試事於吏科尋出使還即陞戶部侍郎則遴考庶常似是此年創始然讀大誥又載承勅庶吉士廖孟瞻以受贓誅事在十八年則不始於乙丑矣又徐孟昭傳云孟昭舉洪武乙丑進士拜江西道監察御史入爲禮科庶吉士其傳爲梁用之所作又戶部尚書追封湯溪伯郭資亦乙丑科翰林庶吉

士至二十一年戊辰解縉亦爲中書庶吉士自戊辰至甲申又七科而文皇帝修太祖故事一甲曾棨周述周孟簡三人俱授修撰又選楊相等二十八人爲吉士併挨宿周忱爲二十九人耳向來紀述者殊未核○按洪武十八年狀元有云花綸者則見永平志有云鄧偉奇爲榜眼者見楚紀是科會元有云黃子澄者有云鄧偉奇者俱未知孰是

遍歷四衙門

今世呼翰林吏部科道爲四衙門以其極清華之選也然未有遍歷之者本朝惟江西樂平人徐旭字孟昭登

洪武十八年乙丑進士授河南道御史入爲禮科給事中以忤旨降涿州訓導進鳳陽教諭擢安王府紀善以薦者陞知州又入直史館出爲吏部考功員外郎太宗入紹陞郎中預修太祖實錄陞國子祭酒降雲南參議改翰林修撰命修永樂大典未幾卒葢於四衙門美官無所不歷又再爲教官一出曳裾一典方州一參方面且曾正大司成之位三領著作之任晚終於六品史官於法不得䘏乃文皇遣禮部主事端禮諭祭又命官給櫬以殮恩禮始終亦異矣○一云旭爲永樂四年丙戌會試同考卒於闈中

勝國詞臣出使

太祖定天下以元故詞臣危素周伯琦輩不能殉節薄之俱廢置不終所以勸事君也然有極異者如翰林侍讀張以寧登元泰定丁卯進士任黃巖州判官再陞六合知縣又教諭淮南再徵國子助教累入翰林葢食其祿者四十餘年至明興拜前官奉使安南封其國主未至王卒國人請立世子以寧不從復請命於朝乃許之上以其奉使不辱御製詩八篇賜之其寵異如此按以寧祖名留孫元禮部尚書父一清參知政事爲元世臣不宜遽忘其恩也又羅復仁者爲僞漢陳友諒翰林編

修太祖取九江歸附以爲國子助教遣說友諒子陳理於武昌降之又使山西諭降擴廓帖木兒遷翰林編修又使安南不受餽遺上嘉之拜宏文館學士以其樸野呼老實羅而不名乞致仕歸賜以大布衣題其上曰娃雖粗率忠直可嘉賜汝布衣放歸田里復召至京上憐其老遠還賜以玉帶及鐵杖褁馬食具其被眷又十倍以寧有非宋金華陶當塗所敢望者豈以二人雖仕爾國不及危周之顯貴耶抑以出使時有口舌之勞也是未可測

詞林中舍互改

翰林著作之庭中書絲綸所出古來並重至我國初猶
然如洪武間朱孟辨以翰林編修改中書舍人至永樂
間黃淮以中書舍人召入翰林備顧問尋命入內閣掌
制誥陞編修庶吉士張益授中書舍人陞左評事俱仍
於翰林院供職姚友直以中書舍人陞太子洗馬而庶
吉士高穀等七人同授中書舍人高即轉春坊司直郎
宣德間朱祚以詞賦授中書舍人陞翰林修撰教內官
書景泰元年中書舍人陳學等四人俱陞翰林編修仍
於內閣書辦蓋當時以爲恆典自舍人之有胄子而任
漸輕其後襍流貲郎一概混拜兩房兩殿充塞且貟甲

科第仕授此官者必别標署以自異矣然翰林之猥襍在唐尤甚如畫工碁博士茶酒司之屬咸得待詔翰林猶今日中書科藁蕕玉石之無别也必如國初故事始不失兩制遺意云

鼎甲同爲庶常

國初選庶吉士不獨諸進士也亦不獨新科也如永樂甲申科則一甲曾棨等三人楊相等廿五人爲廿八宿而以周忱爲挨宿宣德三年戊申將立太子上欲選賢才備宮寮上出題親試爲諸葛孔明可興禮樂論拔翰林官及進士共三十二人比永樂二十八宿例則有官

者不列宿中矣特狀元馬愉乃爲選首而以所爲二十八人者正史及紀載諸書俱不載姓名今無可考惟是宣宗在御十年凡三開科宣德二年爲丁未僅留邢恭一人爲庶吉士以譯字得第因留之是年所得吉士又有蕭鎡共二人而已五年爲庚戌科命大學士楊士奇等選薩琦等八人爲庶吉士上親試用人何以得其力論命侍讀學士王直爲之師給房舍酒饌如永樂例至八年爲癸丑科是年三月命禮部尚書胡濙等選新進士尹昌等六員上命改庶吉士同薩琦等進學賜賚亦如永樂例仍命王直督之三月一考其文本年十一月

又命尚書蹇義等選前科之俊併癸丑新科得徐珵等
十三人爲庶吉士同薩琦等於翰林進學仍以王直訓
楊榮考校之本月之己酉日上又謂吏部尚書郭
璡曰在外庶官亦必有文學可取者朕欲得其人用之
命卿選擇明日璡即引六十八人入奏上命楊士奇等
試於庭得知縣孔友諒進士胡端禎廖莊宋璉教諭黃
純徐惟超訓導婁升等共七人上命改進士爲吉士同
黃純等歷事六科以備用則是年凡三試庶常外吏教
官亦列其中若孔友諒者爲永樂戊戌科吉士授知縣
以出巳十八年又入爲庶常尤爲奇事而丁未庚戌兩

科倘讀書未散館也至九年甲寅三月上命行在翰林
修撰馬愉陳詢林震曹鼐編修林文龔琦鍾復趙恢大
理寺左評事張益開庶吉士薩琦何瑄鄭建江淵李紹
姜洪徐珵林補賴世隆潘洪尹昌黃纘方熙許南傑吳
節葉錫王玉劉實虞英趙智陳金王振逯端黃回祖傅
綱蕭鎡陳惠陳睿三十七人於文淵閣進學至是召入
左順門試之上親第高下賜賚有差以少詹兼讀學王
直有訓勵勞賜鈔千貫其前修撰四員馬林曹三人俱
丁未庚戌癸丑狀元陳詢者則永樂戊戌庶常至是已
十七年老詞臣矣編修四人亦皆鼎甲乃與廷評吉士

同業同考俱異典也夫幾宣宗升遐三科吉士皆不及
授官至正統而始拜職云前所記蕭鎡景泰拜相而史
竟不云曾爲吉士鎡本傳中云宣宗選蕭鎡等二十人
入館改庶常讀書則當時癸丑散館又不止三次又庚
戌科趙忠爲吾邑人亦選吉士而史不載以上見各家
記述中者什僅得一二修史之鹵莽眞不勝誅矣至景
泰二年辛未選吳匯等二十五人與狀元柯潛等三人
共二十八人如永樂甲申之制始盡復舊規皆讀書東
閣中不別立館司不出居外署惟命閣臣教習考試其
制特爲隆重云若鼎甲之不同庶常習學未知起於何

科至隆慶五年閣臣高拱等建白始同諸吉士讀書亦辛未科云○王文端自丁未至正統丙辰四科爲吉士教習自癸丑丙辰己未連三科爲會試主考俱本朝所無

庶吉士失載

今詞林典故及弇州別集載永樂二十二年甲辰科庶吉士止六名其實二十八人如高舉授行在刑科劉俊授行在兵科王璡何志曾泉萬項木訥張觀沈善周安劉濬李敬盧璟晏鐸俱授御史此二書所失載者是科又有庶吉士成敬者授晉王府奉祠宣德間坐晉事波累腐刑

後改郕府典寶景皇自郕邸入纘歷內官監太監子凱登景泰二年辛未進士授吏科都給事中壽天敘以景泰四年乞省墓上賜勅及墓祭更賜詩以寵其行又二年卒關中喬景叔（世寧）為敘作傳備載其事此在詞林典故諱之亦可弇州失記豈未見喬傳耶○永樂甲辰吉士予向亦只記六名

醫官再領著作

太醫院御醫趙友同字彥如大臣薦其文學時文皇帝方修永樂大典用為副總裁後修五經四書性理諸大全又用為纂修官其職實詞林妙選而銜仍方技襍流

也始彥如為宋景濂弟子初用胡祭酒薦拜華亭訓導督主浙江鄉試滿九載當陞以少師姚廣孝言其知醫遂得此官因而留京師充纂修又有薦其知水利者命從戶部尚書夏元吉治水江南其人之多才技可知矣不幸以醫見知不及為文學近臣終老異途可慨也

吉士寫佛經

成化間太監王敬奉勅至江南多所徵索至令生員抄寫佛經為蘇州諸生所噪逐時太宰陸全卿以青衿為之倡以此知名然文皇朝有故事不特役諸生已也永樂辛丑翰林吉士高穀寫經於海印寺遇雨徒跣奔歸

有見而憐之者欲爲丐免穀不可曰盡語當路概行禁

寫所全者不更大平穀以乙未科改庶常至是且七年

矣久次拜中書舍人以考滿改編修葢國初內外制並

重如唐宋例也是時三楊在閣稱一時極盛而主上嗜

好不敢諫止則帝師晗立麻輩爲之祟也

進士授史官

自來進士竟授史官者國初不必論惟正統四年己未

科錢文通溥以教習內侍得直拜檢討後雖通顯終以

結交內臣王倫擅草英宗遺詔謫順德知縣後顯再起

至南太宰僅得下謚其生平不爲正人所許正德三年

戊辰科焦黃中以二甲第一名胡纘宗以三甲第一名俱奉旨傳授檢討此出逆瑾私意焦不足言胡故材臣坐是謫州判後歷中丞爲仇家王聯所訐下獄幾死得戊此後則孝宗朝岐益等府出閣用庚戌科進士六人爲檢討侍講讀各喧詈於吏部堂尙書耿裕奏知爲首充軍餘降爲吏世宗朝景王出閣用進士二人爲講讀亦改史官隨封之國俱改長史其後景恭王薨逝始得他官其喜若登仙然皆不振若今上初年以潞邸出閣亦改進士徐聯芳董樾爲檢討閣臣奏准待九年考滿得陞參議至王之國別選他官爲藩僚以行二人始肯

就職後皆轉參藩以出然而終不顯今福藩講讀仍修故事侍講讀者得方面去矣意者他日能大用豁諸公豪氣也○袁宗皐者亦宏治庚戌進士不由翰林竟授興府長史隨獻王之國世宗龍飛入相卒於位

正統戊辰庶常

正統十三年選庶常三十人內山西五人山東四人北直六人河南三人陝西三人四川五人南直三人俱江北而浙福湖廣江西四大省南直隸之江南以至兩廣雲貴俱無一人焉最爲怪事時首授爲曹文忠鼐其弟鼎郎爲庶常第二人次授陳循江西泰和人冢宰王直

與之同邑何以皆不爲桑梓出一語也第十名李泰者爲司禮太監永昌嗣子竟不爲本生母治喪遂爲玉堂之玷其時開館教習俱非詞林尊官先爲侍讀習嘉言侍講王一寧編修趙恢繼之者侍講劉鉉修撰王振郎王恂後以權璫同名改焉鉉由乙科以兵部主事陞入尤爲異後又得爲國子祭酒○是科三十吉士散館時萬安留爲編修李本留爲檢討俱四川人劉吉李泰留爲編修俱北直隸人其廿六人俱出爲科道部寺至李寬又爲行人司正亦奇○按是年會試同考官一教授二教諭一訓導俱貢士四書題論語居二中庸居一而

無孟子廷試讀卷官俱用正途大臣而用戶部左侍郎奈亨係吏員太常少卿程南雲係書字人俱爲創見又印卷官禮部儀制司主事八通其姓甚稀想降夷也

武弁保舉詞臣

成化以前大小臣工奪其情者固多然多出自聖眷或心欲畱而夤緣中旨得之猶爲有說惟正統十三年八月翰林修撰許彬聞父喪當守制而錦衣衛帶俸都指揮使昌英疏彬方譯寫夷字今外夷朝貢番文填委乞命奪情上允之按彬以永樂乙未庶常起家從檢討陞修撰即云譯字固詞臣也武弁安敢畱之彬亦不以爲

恥飾靦顏不去舉朝無一人非之蓋四維已絕三綱將廢宜次年即有土木大變但天順初元彬遂入相𥨸而得謚襄敏斯爲異矣

檢討掌翰林院

王稹者江西泰和縣人吏部尚書王文端直次子也以布衣薦授本縣訓導陞南京國子博士再陞翰林檢討署監丞事三年考滿入京適南京翰林學士邢寬卒吏部奏以稹舊職掌南院又三年丁母憂卒於家以布衣入翰林一異也以檢討從七品史官而握詞林篆二異也邢起家狀元而稹布衣繼之三異也其推掌院印時

文端公方爲冢宰在事而子膺異數不一引嫌四異也天順改元舊臣誅逐殆盡文端亦革少傅致仕時稽在南院亦無人指摘之五異也葢文端重望非有私於子而時猶淳樸言事者亦未嘗有穿鑿捜抉之習遂無物色及之者

詞林單名

後漢人無複名向以爲王莽禁之然而無據況有馬日磾諸人則仍複名也自魏晉後漸不復然至五胡亂中原胡名遂有三四字者本朝惟正統十年六相單名景帝即位五相俱單名以爲異至英宗復辟凡六相徐有

貞以首揆謫去其五相又皆單名不先不後同居內閣

巳爲異矣若永樂壬辰一甲馬鐸等三人吉士蔣禮等

十七人景泰甲戌科一甲孫賢等三人吉士吳璿等三

人俱單名無二字者是雖偶然亦史册僅見正統戊辰

科一甲彭時等庶吉士萬安等共三十三人止白行順

一人複名亦奇

改名被疑

古人因事改名者甚多本朝景泰中翰林編修王振因

與內宦同名才木之變改爲王恂成化中編修王臣因

有奸人與之同名伏法請改名舜功上不許也嘉靖間

刑科徐學詩以劾嚴分宜罷去時徐宗伯太宰爲禮部郎姓名與之同乃改詩爲謨後致位通顯亦有譏之者宗伯辨白良苦時人疑信猶相半也名爲父所命苟非犯君父諱及同奸惡名如二王者似不必輕改若徐公卽非媚寵亦多此一事矣

翰林陞轉之速

本朝遷官故事必九年方陞二級他官猶內外互轉惟詞臣不離本局確守此制以故有積薪之歎凡九年滿者若檢討止陞修撰若編修止陞侍讀侍講皆仍爲史官惟修撰九年得陞中允而侍讀侍講再陞得爲學士

否則宮庶及左右春坊大學士然而不恆有也蓋祖宗朝凡宮僚俱以大臣兼領無專拜者以故成化三年左諭德黎淳以英宗實錄成陞左庶子引故事力辭雖其意欲得翰林光學不願久處坊局其持論則未嘗謬也近日詞臣陞轉俱拜爲宮僚檢討一轉即爲贊善編修一轉即爲中允講讀之官遂廢不設至于春坊大學士則自楊新都而後無一人除者蓋以名稱與閣臣相亂猶爲有說若光學士則自嘉靖末年張蒲州特拜駭爲奇事今遂絕響但爲大宗伯兼官而已此官雖淸華極選要當視其人稱否不宜竟虛其位○詞林極重五品

凡三考始得之葢已二十七年矣隆慶以前皆然近年丁酉焦弱侯被謫時已歷九年特未考滿耳竟以修撰外貶而庚子顧開雍以編修主試北京亦已九年僅遷修撰入閣二公皆鼎甲也尚皆不敢踰越近日庶常授史職不數年即紛紛求轉必得贊善中允即司業且厭薄之矣坊局六品不過一年即轉五品葢比嘉隆前輩超之幾二十年云○翰林當爲三四品而資稍淺者舊俱爲太常卿及少卿葢以正詹及少詹爲宮僚之長未欲輕授也如今上之戊午年劉和宇虞夔以常少掌院項者己酉年傅湯盤新德以常卿掌國子監猶存此意

也近爲庶子諭德者俱竟轉少詹以至詹事似薄容臺清卿爲不屑居不知祖宗朝石首楊文定淳安商文毅安福彭文憲輩俱以常卿少卿爲輔臣也亦可慨矣

翰林建言知名

詞林職在論思風議若面折廷諍非其事也惟成化初年以上元宮中放燈事編修章懋黃仲昭檢討莊昶合疏力諫俱謫外時人名爲翰林三諫按上元鰲山本祖宗故事且兩宮在養理宜娛侍初非主上過舉此疏似屬可已至嘉靖初年山西僉事前給事中史道疏論元輔楊廷和漏網元凶御史曹嘉品第朝臣五十人列爲

四等擅定去留給事中閻閎又劾楊以救史遂與曹俱貶外時人呼爲翰林三傑益三人俱丁丑科庶吉士初求留爲史官廷和不許以是切齒恨之時御史鄭袞駁史曰廷和撥亂返正足稱救時宰相道指爲元惡且先楊聲遨人免止及補外而始發之其心迹詭秘可見給事安磐駁曹曰本朝解縉以一人而議衆人皆承君命品藻未有無上命而舉朝縉紳得忝其口吻者二疏皆公論也至嘉靖十九年上偶疾不視朝東宮官贊善羅洪先司諫唐順之校書趙時春以上免朝頗頻各疏請來歲元日太子出御文華殿受文武及朝覲官朝賀上

震怒曰朕宮中靜理猶覩庶事今氣體未復豈可不自愛東宮目上覩未愈安得行步朕疾未全平遂欲儲貳臨朝是必君父不能起者由是三人俱斥爲民是時上方靜攝而東宮病更亟上特旨停今年行刑爲太子祈安亦告天下豈宜復請臨朝且睿齡亦止五歲耳此等建白直以唐順宗宋光宗待主上矣使在末年必遭郭希顏之禍蓋三公忠於國而不暇計其言之可行否也時人高之又呼爲翰林三直云以上詞臣皆以抗疏顯名史道輩不足言若章楓山與羅念庵等諸君子亦未中肯綮必如戊寅詞林諸公與江陵爭奪情則斷無可

嘗矣○成化初元李文達奪情編修陳音貽書力勸其終喪繼而修撰羅倫遂露章攻之戊寅詞林吳趙二公劾江陵而修撰沈君典亦傳以書婉諷其事與成化同

正德朝鼎甲庶常

武宗御極十六年放五科凡鼎甲十五人後來絕少大拜及為正卿者惟辛未科之桂蕚丁丑科之夏言辛巳科之張璁俱以外僚入相俱蒙世宗異眷貴寵震天下五科除戊辰傳奉八人外四科又皆選庶常并首甲凡得九十六人惟辛未張石首辛巳張茶陵一參揆席石首不一年以老病死茶陵以不願劾勢青詞為世宗所

根人閤亦一年以悒鬱死猶之乎不相也一時詞林之厄至此葢運會使然耶○按正德戊辰科詞林典故所紀止得庶吉士焦黃中胡纘宗邵銳黃芳劉仁等五人即弇州科試考亦如之然胡纘宗墓誌中尚有李志學等三人則當時傳奉寔八人也此近代事遂訛失至此可歎

庶常再讀書

舊例吉士散館各授詞林臺省部郎等官其遷改而未經考校以憂去服闋而至者皆竟授他官無再補史官之例亦無再與新吉士同列之例惟宏治十八年乙丑

庶吉士孫紹先憂歸至正德三年七月赴京上命同今科吉士讀書後授官檢討前此未有也至今上己丑科庶吉士倪斯德丁憂壬辰年再至亦得與新科吉士入館考課後亦授官檢討自是丁艱者以爲例至今不改然此後亦有改授科道者矣孫倪二君俱山西人孫之再入館也與焦黃中輩八人同事說者以爲黃中父芳爲次揆實主之倪以十八歲發解連捷時次揆王太倉惜其才故有此命事雖同而心之公私負別矣

館選定制

自嘉靖十四年乙未館選後遇丑未則選遇辰戌則停

終世宗之朝三十餘年遂爲故事其後丙辰己未壬戌連三科不選至乙丑始復考耳而穆宗御極二年爲戊辰以龍飛首科特選三十人至萬歷二年雖首科亦不選矣此後庚辰亦如之至丙戌而次揆王太倉建議謂每科必有佳士安見丑未盛而辰戌衰於是奏准但會試之後俱行館選而木天濟濟光前絕後矣自張永嘉丙戌摧殘以來至是恰周天蓋運會固然不弟聖主之寬嚴異也

詞臣遷官

詞林雖號淸華然遷轉最遲編檢歷俸須九年始轉郎

已得五品亦有至十餘年始得再轉者前輩碑誌可考至嘉靖間登進稍速矣惟乙丑科有十年而為宮坊者說者謂高新鄭私其門生然自癸丑後三科不遷庶常勢不得不驟轉至戊辰仍復淹滯會記沈四明做相久滯七品戲以詩寄同年王山陰相公云何勞赤眼望青瑣汝老緋兮我老編司業翩翩君莫羨也曾陪點七年前夫司業雖小京堂然詞林最厭薄之以為嫁老女乃至陪點後七年而積薪如故較之近年速化者不免書空咄咄矣

庶常授州縣

庶常授官外任此永樂宣德間未有定制時事至有授
王府典寶奉祠者即紀善亦不易得也至正德間則資
格大定久矣乃六年辛未科則山東武城人庶吉士王
導以中原流寇大亂欲奉祖母避地江南請改應天府
教授允之十二年丁丑科河南宜陽人王邦瑞以丁憂
去再來僅補廣德知州此二科館選從無一人任外吏
者一則自請一則直除俱恬然涖任不聞有怨言蓋前
此正德三年戊辰科有焦黃中等以傅奉爲吉士尋陞
編檢侍講宜有後人之退讓其後王導歷官兵部尚書
贈太子少保謚襄毅邦瑞至吏部左侍郎贈禮部尚書

議文定而焦黃中等削籍爲士林不齒然則躁靜果孰
爲得之卯至嘉靖五年丙戌散館盡授科道部屬而李
元揚等四人授知縣則以張蘿峰密疏謂皆故相費宏
所植私人不足作養八年己丑吉士雖皆蘿峰所取門
生然以會元唐順之等皆不附座師故盡斥爲主事僅
得二給事中一御史又二知州一推官此柄臣弄權藉
威福以鉗劫後進非上意亦非諸士退讓也自此至今
九十年更無此事矣萬歷己丑散館吾浙有一吉士當
得禮部主事心厭薄之以情祈於太宰陸莊簡陸同郡
人也甚不樂謂吉士曰不佞往日從邑令轉刑部郎得

調春曹自謂極淸華之選今已忝竊至此安見臺省之足慕耶吉士終以座師次揆許新安力授御史自此至甲辰六科散館遂無一人爲郎署而丁未黔人潘潤民授禮部且以爲創見矣

翰林一時外補

霍渭崖初拜少詹事卽上言用人之法謂翰林不當拘定內轉宜上自內閣以下而史局俱出補外其外寮不論舉貢亦當人爲史官如太祖初制其說亦可採但時非開創一旦更張人所不習故太宰廖紀力言其窒礙上亦有隨時酌行之旨葢世宗亦心知霍說之難行耳

比張羅峯入閣因侍讀汪佃講書不愜上旨令吏部調外張因密揭幷他史臣不稱者改他官首揆楊石淙附會其說而推廣之上遂允行旣調汪府通判而中允楊維聰侍講崔桐等二十餘人俱易外吏以去京師十可笑中所云翰林个个都外調者是也蓋霍張俱起他曹故痛抑詞林至此楊丹徒自謂附張得計未幾亦爲張逐矣此玉堂一時厄運特假手於兩權臣耳

壬戌科罷選吉士

嘉靖自癸丑科選庶常之後丙辰己未二科不選至壬戌議定考館奉旨定期至日進士入試其有時名得徑

路者俱相迫鄰坐磨墨濡毫相顧談笑預慶華選而內
閣擬題呈御覽久之未出忽傳御札下閣臣披視則於
題之左御筆硃書四大字曰今年且罷於是一閧而散
其最負聲且先道地者數人至權被羞恨旬日不敢見
其同年云葢先是諸進士貸金於中貴以賂分宜首揆
其儕類中有不咸者密奏於上遂臨事中輟世宗之神
聖如此其年之七月分宜遂逐矣

鼎甲召試文

袁元峯少傅以文揆壬嘉靖壬戌會試是年不選庶常
惟一甲中少師時行王宮保錫爵及故少傅余有丁任

詞林而已每有應酬文字及上所派撰事元諸醮章以至館中高文大册悉召三門生至私寓代爲屬草稍不當意輙厲色呵叱惡聲繼之余其同郡人也至詬之曰汝安得名有丁當呼爲余白丁其傲慢無禮至此有時當入西內直房供上筆札竟扃門而去亦不設酒饌三人者或至昏暮不得食遂菜色而歸以此爲常王相國每爲余言之尚顰蹙不堪也袁所最當意者惟吳中王百穀山人以爲異材欲援之入誥勅房如談相張文憲故事可援以至卿貳會袁卒不果又有吳人王逢年者袁亦欲援之而逢年不堪其倨竟移書辭之曰閣下以

時文博會元以青詞博宰相安知有所謂古文詞哉竟褎蹇歸袁大怒而無如之何

楊名編修

嘉靖壬辰楊編修芳洲名杭疏論汪鋐與郭勛等之欺罔上下之詔獄楊爲蜀之遂寧人汪遂指爲故相新都公之姪故爲之報仇擬大辟蓋爲己卸罪地且以媚首揆永嘉也會兵部侍郎黃敬齋宗明特疏救芳洲上怒并下之獄加以慘刑芳洲不爲改辭而敬齋語亦不屈上稍霽威楊戍瞿唐衛其年卽赦之令致仕黃出爲福建參政尋召入爲禮部侍郎與汪同爲卿貳蓋汪爲永

嘉鳴吠不待言而當時議禮諸公台桂霍之外如方西樵席元山黃敬齋熊兆原諸公皆表表自樹無肯掃舍入門者自是永嘉勢亦漸孤不二年再罷不復起矣

翰林散官

翰林官不論崇卑其稱郎稱大夫俱結銜於本官之下相沿既已久矣而亦不盡然如嘉靖十四年乙未科廷試讀卷官侍讀學士吳惠等俱先書奉直大夫次書學士及侍講江汝璧等先書承直郎亦如之至次榜戊戌科廷試則詞林散官又在本職之下矣至二十三年甲辰彌封官左春坊司直謝少南自係宮官其結銜只宜

如各曹之例乃亦書承德郎於司直之下此又不可曉矣

詞林拜太宰

閣臣之專用詞林自嘉靖中葉始迄今恰六十年此誠偏枯不均之事今年二沈相公並去正擬爰立言官因有內外兼用之議其說眞不可易而旁觀者謂潛有所推戴故建此議未知確否惟太宰一官自來兼用內外祖宗朝所不論如世宗朝羅文莊欽順嚴文靖訥郭文簡樸俱以翰林掌銓曹而高文襄拱以首揆領吏部凡三年則又穆宗朝近事也何以禁史官不許拜近癸巳

年吏部尚書缺出首揆意屬羅宗伯萬化時趙定宇用賢以左宰學士署銓亦力任之雖欲復詞林領銓盛事亦從人望也給事中朱爵起而諍之謂破壞成例且指次揆趙蘭谿張新建私其同年并訾羅之品格首揆爲王太倉不勝忿恚極口詆給事朱雖謫去而羅終不得用矣給事所云成例竟不知此例成於何時蓋憤外吏之不得大拜故借此以鳴不平耳此等建白謂之存體面爭意氣則可若云愛惜人材通達國體則未必然

交際

詞林交際最簡其始入者合衙門自政府以下至史官

各送賀儀分金七分即書名於書儀之上不具他東其以奉差謁補入者具靑布一端爲禮此先人在館時事葢沿襲先輩雅道想至今尙不變若他署則不及知矣先王大父從省中外遷山東歛事終養歸後入補官去國將二十年時嚴分宜當國故舊識也以一紗二扇謁之嚴欣然款接受扇而却紗補任又其鄉郡分巡始終相歡無他葢嚴雖黷貨自是暮夜所入其尋常交際想當時皆然不以爲異也二十年來即平交必用二幣至於四至於六今且至八幣而以他物如數侑之謂之八大八小不知始自何時而留之者反以爲俗套不肯盡

收乃於八大八小之後另開珍異及土宜適用之物以備選擇至黃白酒鎗之屬别舨異名以避旁觀之目掩屬垣之耳如此惡俗將何底止

翰林應制

今上大婚以後留意文史篇什遇元旦端陽冬至必命詞臣進對聯及詩詞之屬間出内府所藏書畫令之題咏或游宴即宣索進呈至講筵尤爲隆重宴賞之外間有横賜先人與同年及前輩諸公無日不從事楮墨而禁籞法醞亦時時及門以後上朝講漸稀宸游亦簡至今日而警蹕不聞聲天庖不排當歲時節序亦未聞有

一二文字進乙覽詞臣日偃戸高卧或命酒高會而已雖享清閒之福而不蒙禁近之榮似亦不如當時寵遇也

翰林官先奏事

本朝朝儀凡早朝畢各衙門以次奏事待上親决或引大臣面議最後内閣輔臣職當承旨趨御前裁决然以衙門五品隔在大寮之後進退俱屬未便始命每遇午朝則翰林院先奏事遂為成規所以重輔弼體也今午朝久不行奏事亦廢久矣今上丁亥年因言官建議請復午朝舊制不數日上忽問内臣若遇午朝正此時否

因而傳内臣紛走鐘鼓盡鳴皇極門御座亦移正矣

一時侍從諸公奔趨入内踉蹌失度而上竟不出也又

國初早朝輔臣與司禮監内臣對立於寶座文皇晚年

以病健忘每命後宮用事者立衮　後紀載問答聖語

輔臣金幼孜等始避立丹陛之下至成化間而仍移立

於上然在今日則常朝禮訖俱退步宮門即班序上下

不深辨可矣又記注起居古有郎有舍人兩官唐宋以

來俱立螭坳親聞天語國朝無此官至今上始創設以

詞臣帶管每視朝亦令同科臣侍立今仍在本班行禮

未嘗別侍燕間所謂起居注不過講筵隨班侍文華殿

退而節錄各衙門章疏及所奉聖旨而已與起居兩字毫無涉也葢國朝既以史官爲宰相又不以史職責成史官非一日矣

庶常授官

丁丑館選先人爲選首故事留補本局不必言時沔陽費似寉尚伊年少有雋聲且屢考前列當留無疑己卯散館前閣試江陵相出一論題爲李綱不私其鄉人衆相顧失色知費不得爲史官矣已而散館費果出爲給事中於是次輔蒲阪之鄉人張元冲羲蒙授給事李順衡植授御史三輔吳門之鄉人張愼吾鼎思萬涵臺象

春史念橋繼辰俱授給事無敢覔者矣是科江陵次子爲榜眼不曾引嫌獨於鄉人示公何也費[illegible]外補僉事丁亥京察以浮躁請居家後起饒州府之推官竟不赴

○按是科自史官科道外授部屬者二人循故事也癸未科亦然自丙戌至今遂無科不選散館日竟無一人爲郎署凡八科矣豈諸庶常薄視列宿耶抑握化爐者加意桃李也典制久廢必有起而正之者嘉靖間惟乙丑散館無郎署以前三科不選館故特優之戊辰則又遵故事矣

吉士散館

近來臺省雄劇復出詞林上每遇散館諸吉士多踞望留其輿皂則計日以既言路惟恐爲史官之隷人此輩就中又以烏府爲第一聞其賽願時入臺則用羊豕入垣則用雞鵝若留作編檢僅用濁醪豆腐而已今年値甲辰諸君散館有竊窺於吏部門者見諸隷互相詢答一人問汝主拜何官振聲應曰御史又問一人徐對以給事最後問一人垂首半日不應若詰之第長吁照舊二字而已適友人姚仲含受吏科其顏色甚慘沮因語以吏部所見亦一爲啟齒

丁未閣中詞林之盛

向來閣中無大拜者惟永樂間楊文敏入閣然不由翰林此後二百年絕響矣今上丁未科會試大主考二人爲楊荊巖道賓黄毅菴汝良俱以禮右侍兼讀學入場而李九我廷機以禮左侍兼讀學署部爲知貢舉官俱福建晉江人也南宫大典以同邑三人主之此明興所未有三月廷試則張瑞圖爲探花五月考館則林欲楫楊道寅爲庶吉士又皆晉江人至六月而李陞尚書福清葉從南少宰陞禮尚書同日大拜益八閩之盛際極矣是科經房同考官檢討黄國鼎亦晉江人至己酉散館林楊二吉士俱留爲史官今皆顯重矣

戊辰詞林大拜

今上二十二年甲午首揆王太倉請告趙蘭谿代爲政時張新建爲次輔而陳南充沈四明繼之同事凡四人皆戊辰詞館中人也本朝至今從無此盛四公在閣凡三年而南充卒於位又二年而新建得罪譴歸趙沈二公並列又四年趙卒至三十年壬寅而沈歸德始入仍爲乙丑科蓋戊辰諸公在政地者幾十年更無別籍中人尤稱盛事況前此則王山陰後此則朱山陰于東阿俱登揆席一榜七相亦從來未有○甲午之春首揆趙以鼎甲起家而會試第二名張爲次揆三名陳爲三揆

四名沈爲四撰依序排連不差一名尤奇是科戊辰一甲狀元羅康洲榜眼黃廷儀俱正位禮卿探花趙儆陽爲元輔且俱得謚亦可亞壬戌之盛

四六

四六雖駢偶餘習然自是宇宙間一種文字今取宋人所構讀之其組織之工引用之巧令人擊節起舞本朝旣廢詞賦此道亦置不講惟世宗奉元一時撰文諸大臣竭精力爲之如嚴分宜徐華亭李餘姚召募海內名士幾遍爭新鬬巧幾三十年其中豈少抽秘騁妍可垂後世者惜乎鼎成以後棄諱不言然戊辰庶常諸君尙

沿餘習以故陳玉壘王對南于穀峰輩猶以四六擅名此後遂絕響矣又嘉靖間倭事旁午而主上酷喜祥瑞胡梅林總制南方每報捷獻瑞輒爲四六表以博天顏一啟上又留心文字凡儷語奇麗處皆以御筆點出別令小內臣錄爲一冊以故東南才士縉紳則田汝成茅坤輩諸生則徐渭等咸集幕下不減羅隱之於錢鏐此後大帥軍中亦絕無此風矣今上壬辰平寧夏之役其露布中云彷彿蘇山之強不減宋江之勇蓋取山以對江幾笑破士人之口有友人云何不取徐海之強以配宋江耶海即徐明山胡總制所擒日本酋首也雖係戲

言實是確對〇袁文榮撰元文每命壬戌門人三鼎甲分代而有時不給其拜相以此盡瘁亦以此

黃愼軒之逐

黃愼軒（輝）以宮僚在京時素心好道與陶石簣輩結淨社佛一時高明士人多趨之而側目者亦漸衆尤爲當途所深嫉壬寅之春禮科都給事張誠宇（問達）耑疏劾李卓吾其末段云近來縉紳士大夫亦有捧呪念佛奉僧膜拜手持數珠以爲律戒室懸妙像以爲皈依不遵孔子家法而溺意禪教者蓋暗攻黃愼軒及陶石簣諸君也不十日而禮卿馮琢庵（琦）之疏繼之大抵如張都

按宋世學士赴院開封府點集優伶供應至用女妓況本朝止役樂工以供詞臣非過也若唐世學士上翰林乃作弄獮猴戲則怪矣

侍從官

宋朝兩府執政而下最貴近者名侍從自六部尙書䄍學士以至龍圖等閣待制是也以執政造膝之後卽召入諷議故又名次對如御史中丞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俱要劇尙不在此數若翰林學士則日直禁中固不必言矣或遇有大事大賚則出旨必有侍從及中丞兩省兩制云云葢皆三品四品官所以有大小從官

之別若右列必至觀察使以上始得比侍從其重如此本朝不列次對之名蓋六卿事柄雄重臺長亦西漢亞相之職也同宋之執政而學士惟翰林及春坊有之春坊大學士已久不除翰林學士及講讀學士僅爲翰林大老兼官若待制則本朝固不曾設也以故筮仕得入史局與外吏入諫垣皆以侍從自居人亦不尤其僣殊失次對之義矣竊謂部之貳卿臺之兩副以及通政大理之長及其佐之四品者詞林詹事少詹光學祭酒太常等小九卿三品者宜命爲大從官大理左右丞通政二參議翰林之講讀學士坊局之五品以及太常等小

九卿之貳登四品者宜爲次從官以上俱得從閣臣趨
堂臺長之後論思於別殿卽經筵日講俱於其中選用
共積資稱上意者不時超拜揆地則内旣無詞臣蕭覲
大拜之嫌外亦杜庶察巧圖爰立之望似與孝宗朝劉
大夏戴珊等面議條旨故事相合宋制雖不足法然因
以裨益聖政陶鑄相材亦或有補云

宮寮超贈

仁宗初卽位故宮寮左春坊左贊善徐善述卒於官贈
太子少保諡文肅命有司立祠祀之仁宗親爲文以祭
又追贈左春坊右贊善兼編修王汝玉爲太子賓客諡

文靖徐字好古浙之天台人起歳貢爲桂陽州學正遷國子博士以至今官凡考鄉試者二會試者二此猶國初時有之事獨贊善從六品超九階而贈宮保且得謚賜祠儲君親灑翰祭之寔爲本朝所未有王名璲以字行吳之長洲人起鄉舉爲應天訓導進翰林五經博士再進贊善兼檢討坐事謫戍時侍仁宗東宮命特宥之降爲典籍又復故官後以應制作神龜賦名第一時人忌之構其罪又下獄死至是贈祭諸恩俱備蓋以從六品超七階而贈正三品亦得謚其卹稍亞於善述云蓋當　禮重儒臣如此○又宣德元年翰林侍講承直郎

王璡卒王字汝嘉蘇之長洲人永樂間舉明經由訓導歷前官嘗爲永樂大典副總裁主應天廣西廣東鄉試各一同考禮部會試者三洪熙初建宏文閣與翰林學士楊溥等四人入直蓋亦内閣輔臣也而典故俱不載汝嘉歿之日殿閣大學士以下咸走哭二公與楊東里同官誌銘俱出其手其敘置最詳確汝嘉汝玉蓋從兄弟也二王俱不由甲榜而遭逢如此可謂遇矣

從龍外遷

歷朝從龍舊臣俱峻擢臺閣惟宣宗登極恩最爲涼薄如春坊中允林長懋者至轉廣東鬱林知州弇州書之

以爲不可解余致長懋永樂十八年以編修侍皇太孫讀書洪熙初轉中允是爲宮臣且六年矣仁宗崩問至從臣扈從太子赴京而長懋辭以不便鞍馬自以舟行比至則宣宗已登極故有是遷葢上尚優容不加罪也乃訟言宮僚遷擢同異不平且以二弟一爲部屬一爲監生母老路遠願改降繫難京職上怒下錦衣獄終宣德一朝不釋至英廟登極始赦出令之故官遂卒於任然則長懋免於誅殛亦幸矣時宮寮中有司直郎張景良者轉四川順慶通判則不得其解矣

坊局

近年詞林遷轉俱以坊局爲重若從本衙門遞轉則快快見辭色盖因講讀俱爲翰林屬官而修撰以下俱史官不得與揆地講客禮也以故今上己卯應天主試先中允而後侍讀以至高啟愚出題有勸進之疑不知祖宗朝殊不然如永樂二年李繼鼎以禮部儀制郎中兼右贊善猶曰外僚也英宗朝岳蒙泉由正統戊辰鼎甲編修至壬申已轉贊善天順元年丁丑改修撰入閣辦事盖轉宫僚已六年仍還本衙門且兩官俱從六品其重詞館如此其他翰林學士兼春坊大學士又不勝紀矣

宮僚兼官之異

世宗朝用人入詞林多不次而兼職亦異如夏文愍以翰林侍讀學士兼吏科都給事此特恩不必言其他尋常兼官如嘉靖二十年廷試讀卷官張治直拜翰林光學士則不當帶他職而兼右諭德提調官孫承恩以禮部左侍郎兼侍讀學士是矣又帶少詹事掌卷官左副都御史胡守中本憲職也而兼詹事府丞葢皆以宮官爲重也又是年彌封官通政參議兼禮科都給事李鳳來揆之祖制是以堂官兼屬吏也尤奇○永樂間楊士奇金幼孜輩亦曾以光學兼宮寮是時仁宗在東宮特

重其選後館中久次者亦轉宮臣然不復以大寮兼矣世宗初立莊敬太子每事倣祖宗行之故宮官較前朝特異末年亦漸不然乃宮寮自此日重昔成化初黎淳以英宗實錄成陞庶子力辭願轉本衙門應得之官其時猶未以坊局爲榮也今從以早離史局爲幸矣○正統八年胡儼以太子賓客國子祭酒兼侍講掌翰林院事卒於官景泰間以修通志成閣臣商輅由兵部左侍郎加兼太常卿翰林學士左春坊大學士尤奇

詞林知制誥

宋朝分內外兩制翰林學士與中書舍人對掌之本朝

獨歸其任於翰林正統初年特置學士一人司其事其後廢不復設至宏治七年始簡命尚書或侍郎一人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嘗典誥勅需次大拜爲輔臣以故詞林中亦呼爲閣老其不得入相者十不一二人也至嘉靖二十四年而廢之但用講讀編檢諸史臣四五員分掌以至於今叢相嵩新居首揆惡知制誥大臣之逼故設計去之自史臣分領以來各以葩藻見長其辭采日盛一日以遠數年來如陶周望董元宰黃平倩湯嘉賓諸太史咸命代才名鼓其餘勇駢儷詳縟殫巧窮工幾奪宋人四六之席然揆之綸綍之體或稍未然○或云

大僚司誥勅廢不設始於張永嘉柄政時是不然

王師竹宮庶

信陽王師竹（祖嫡）宮庶與先人最相善且不拘詞林前後輩俗體博洽虛心過從甚密其爲庶常時值同館有以微嫌譖吏部吏者時蒲坂楊襄毅（博）爲太宰聞之大怒愬之江陵相公蚤以俱江陵所取辛未榜中人也江陵素嚴重蒲坂議欲盡斥諸吉士爲外寮如張永嘉世宗朝丙戌己丑故事館司同州馬文莊爭之弗能得諸吉士各絮語自明求免王獨奮然起願以身獨承之且謂庶常辱椽吏亦何罪可問江陵憚其詞直怒亦解援

官史局以復建文帝號爲請且云景皇帝位號久復而英宗實錄中猶書郕戾王附名實並舛亦宜改正今上稱善英錄中故稱遂釐爲景帝而建文之號則暫已蓋以事體大難驟舉行而議者因寢其議矣尋轉宮洗會以撰明因寺碑文受知慈聖大后拜金綺佛像諸密賜心不自安恐人議其以他途求速化也尋遷庶子即以病請急歸時正冀其復出而僅以下壽歿然晩年耳稍聵似亦難以登綸扉云其家世爲右列有子延世官參將亦能文○辛未庶常之辱吏部掾也在癸酉之秋去散館止旬月耳時吉士宋儒者素與吉士熊登楔有口

語乃譖之江陵謂毆吏止熊一人江陵信之比散館宋授禮部主事熊授兵部主事蓋有意抑之熊有才名館試亦屢前列遠非宋比即不罷亦當掖垣而得此官乃諸吉士之毆也意亦不無憤憤出怨望語宋儒者因增飾之又以譖於江陵謂登樸已具疏將劾蒲坂幷及吾師相矣江陵怒且恐亟語蒲坂參之蒲坂與登樸父名過號南沙者相善同年也不便舉事乃囑之熊堂官大司馬譚二華綸參之坐降調外任稍有言其冤者江陵乃召熊宋二生面質始知盡出宋揑造宋亦遂遠貶時去二人授官匝月耳因思蒲坂江陵二老俱一時高才

巨公何至爲一刻木而修怨於吉士三十人既用王太史一言而中寢可謂能補過矣又因宋儒讜說致熊登樸兩遭蜮射無端左官人謂江陵英察玆事則太憒憒云○熊登樸號陸海從謫稍進爲常德府通判其地故江陵楚旁郡也以公差入京謁江陵江陵留之坐溫語慰勞之曰足下今漸進可喜努力修職峻擢不難我詞林衙門痛癢相關我此語亦出痛腸也熊徐起曰只恐老師未必痛耳記得醫書云通則不痛痛則不通請以二語驗之江陵爲大笑欲劇而能熊後晉學使者歸其父亦己丑庶常以永嘉不愜亦僅授主事尤爲異云

扶荔山房

野獲編卷十終